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 第一百五回 卜大武矢志投誠 王遠謀現身說法

話說王守仁准那賊目卜大武歸誠，以觀後效。卜大武自然感激，當下謝了元帥不殺之恩；隨即出了大帳，又謝了徐慶義釋之意，並與徐鳴皋等各人相見已畢，從此就隨著徐鳴皋等人立功。看官，要知徐慶雖保了卜大武隨營效力，以後王守仁督兵剿南安諸賊寨，若非卜大武作為內應，賊首謝志山尚不能就擒。此是後話，暫且休表。再說王守仁見卜大武矢志歸誠，滿心歡喜，便傳令各營，犒賞三日，專候華林、漳州兩處捷報一到，便合兵進攻南安，當下無話。次日，又傳卜大武進帳問道：“現在山寨雖已焚毀，所有嘍兵以及銀錢糧餉尚有若干，你可即日到山柑明來報。”命徐慶一同前去，柎明之後，所有嘍兵願降者准其投降，不願降者即著一體解散，各回本籍歸農。

徐慶得令，即同卜大武一同前去大庚山盤柑錢糧、稽核嘍兵數目去了。一日，回來報道：“錢糧共有三刃，嘍兵不足二兀，願降者約有刃余，其余盡皆遣散。”王守仁見說，即命將錢糧全數悉解大營，以充軍餉；所有嘍兵亦即編入隊伍，即命卜大武管帶，以便收駕輕就熟之力；其前畝守山部卒，亦即調回大營。徐慶、卜大武答應，又至山上，將所有錢糧，悉數飭令小軍運回大寨；已降之各嘍兵，亦即編入隊伍，仍由卜大武管帶，一同馳歸大營，合兵一處，專等華林、漳州兩處捷報。由此卜大武就在王守仁部下，實心實力，任勞任怨，以圖後報不提。

且說王遠謀這日又來慶賀，到了營門，當有小軍傳報進去。王守仁見報，即刻親自迎出營門。王遠謀一見，拱手賀道：“元帥神威，指日剿平山寨，真乃國家之福，某等地方之幸也，今特竭誠前來慶賀。”王守仁也笑謝道：“山寨蕩平，非某之力，實先生指畫之功也。”說著，就讓王遠謀進入大帳，彼此分賓主坐下。元帥又命人大擺筵宴。

一會子酒席擺上，王守仁邀王遠謀入席。三巡酒過，守仁問道：“前者某欲求先生同往南安，借聽方略，先生以欲與尊夫人商議，邇來當有定議，不卜可蒙賜教否？尚求一言，俾免懸念。”王遠謀道：“承元帥盛意，某焉敢不遵？但日來與老奔熟商，滿擬隨鑿執鞭，藉觀韜略，奈老奄苦苦相奮，不放手去。某當以富貴爵祿動之，告以南安距此並不過遠，且蕩平山寨之後，元帥必以某隨營效力，不無微勞足錄，章奏肅清之時，某亦可蒙元帥保奏，仰荷天恩，大小得點功名。將來回家，雖不能謂衣錦榮歸，亦可借此為親戚交游光壞。若老于株守，伏處草茅，但不過問舍求田，日與田舍翁為伍，雖曰自適，終為野老一流。富既不能，貴又不得；庸庸一世，不幾與草木同腐乎？某說了這一番話，以為老奔必以富貴為可慕，以功名為可榮，以親戚交游光壞為可羨。那裏知道他另有一副心腸，說來殊覺可笑。究竟婦人見識與須眉志向不同，卻以可慕者為可厭，以可榮者為可恥，以可羨者為可恥，且與某言道：‘方今之時，所謂富若貴者，動輒驕人，其實可恥之至。在不知者，以為某也富，某也貴。本非親戚，至此而強與往來；本非交游，因此而欲求接納。推其意，皆欲藉若人之聲勢，為自家光塵。而富若貴者，亦因此夜郎自大，欺壓鄉鄰。究其所以既富且貴之由，實皆由搖尾乞憐、俯首帖耳所致。

與其有此富貴，徒覺外觀有耀，不若求田問舍，做一個野老農夫，雖沒世無聞，草木同腐，尚可得清白終身，不致與富若貴者齷齪卑污，在外面看來似覺可慕、可榮、可羨，即令他自己問心細想，實在有許多不能對父母、菴子之處。我看你不必慕此富貴罷。至于功名一節，更不可必妄想。不必說你生成一副寒乞相，就便命中應得貴為天子，位極人臣，及至一旦無常，依舊一杯黃土。此就命有應得者而言。若本無此命，勉強而求，不必說勉強不來，即使勉強得來，亦未免徒費心血。而況當今之世，舉世皆濁，權貴當朝，正直者反屈而不伸，卑污者卻得以重用。即以軍營而論，有那身經百戰、功績昭然的，當時自問將來蕩平之後，必可榮膺懋賞，藉此酬功，初時未嘗不以此自幸；及至奏章既上，身經百戰的，不盡濫竿之輩，其中亦有十之二三；更且黑白混淆，是非倒置，甚至坐觀成效的，竟得邀上賞，身經百戰的，不過得微榮。在天子高拱九重，何由盡悉？而保奏者或因私意，或為夤緣，以致顛倒是非，致使有功者抱屈莫伸，無功者坐受上賞。

人情如此，已莫可挽回。雖王元帥為，一代名臣，亮節高風，原非苟且貪污者可比，有功必錄，有過必懲。我雖女流，亦甚欽佩。然而你年已花甲，何必再入迷途？即使富貴功名皆如所願，曾幾何時，又將就木，也覺無趣味了。在我看來，還是株守田園，以老奔稚子相對，終身雖無功名，也還不失天倫之樂。若徒以功名為重，免不得拋棄撇子，背井離鄉，受些旅況淒涼，風塵勞碌。而況隨征之事，更覺難堪，你又非身受國恩，何必自尋苦惱呢？若以元帥之意不可卻，定欲從事征途，我便請從此死，好使你趨趕功名便了。‘某給老奄這一席話，說得甚覺有理，且某本與老奔伉儷甚篤，朝夕不離者已四十年，一旦遠離，情固有所不忍。加以稚子幼孫，牽衣頓足，啼號交集，相與咨嗟。某見此情形，又不免兒女情長，英雄氣短了。因一轉念間，終覺富貴如雲，功名似水，還是與老奄稚子伏處草茅，作一個田舍翁了此終身，反覺計之為得。元帥的盛意，某當銘感不忘。非某有心逃世，實為老奔所累，不忍暫離，尚乞原諒。’

王守仁聽了王遠謀這一番議論，因自嘆道：“老先生現身說法，足使某萬念俱灰。

誠哉富貴如雲，功名似水，本無可樂之境。惟某身受國恩，不能不勉盡臣道。然撫衷自問，雖欲如先生求田問舍，共得天倫之樂而不可得。老先生雖非富貴，實是神仙，可羨可嘉！”說罷，嗟嘆不已。不一會酒筵已畢，王遠謀又再三相謝，即便告辭而去。王守仁仍依依不舍，爭奈他無心世事，不可勉強，只得送出營門，一揖而別。

又過了十日光景，一枝梅、王能已肅清漳州賊寨；包行恭、徐壽已肅清華林賊寨，皆得勝回營繳令。王守仁當即傳進大帳，問明一切。一枝梅、包行恭等便將漳州、華林兩處如何進攻，如何縱火，如何力殺漳州賊目鄧武、陳如虎、韓韜、代水龍，華林賊目孫有能、李志海、孟銘山、周尚勇等人，並所得器械糧餉若干件，收服嘍兵若干名，細細說了一遍。王守仁聽了大喜道：“似此多年巨寇，官軍屢剿失利，今不過三月之功，一律肅清，此非本帥之功，實賴諸位將軍之力也。明日當馳奏進京，既慰朝廷家吁之憂，借表諸位將軍之績。”一枝梅等又謙遜了一回，這纔退下。安營已畢，又與徐鳴皋等敘了闊別。

王守仁當晚寫成表章，次日著人馳奏進京。又命各營養軍三日，拔隊起行。三日之後，仍命徐鳴皋為先鋒，其余各人均安本職。三聲炮響，金鼓齊鳴，督領大軍，離了大庚，一路上浩浩蕩蕩，直望南安而來。畢竟攻打南安、橫水、桶岡諸寨，剿滅賊首謝志山勝負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